

当“小跑”挺好

“小跑”是我们家乡石家庄无极县的方言土语,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工作在基层的办事员的一种称谓。顾名思义,“小”是指入职不久的年轻人,叫起来顺口且亲切;“跑”是跑腿的意思。“小跑”者,听话办事,东跑西跑,跑跑颠颠,勤快利索,不辞劳苦,说干就干,勇往直前,是领导的小帮手,也是基层群众离不开的贴心人。

说到“小跑”,我体验很深,因为我是从基层“小跑”起步,成长为一名国家公务员。回顾我1968年至1971年在那段经历,似乎自己还年轻,还挺有成就感和甜滋滋的人

生趣味。

那是1968年,我从学校回村当了社员,在队长的领导下,白天劳动,晚上帮生产队组织政治学习、开会唱歌等活动,虽然文化不高,但也成了生产队的文化人。不久,村革委会调我去村民兵连当秘书。年底,公社又借我做公社战备团文书工作,兼做公社电话分机电话员,一天24小时守着电话分机,随来随接,不敢出差错,打了饭也得端到电话分机前,边吃边处理事情。后因公社工作太多,让我身兼多职,又当了公社通讯员、农业技术员、养猪积肥员。这还不算,公社秘书常给派个小跑活,我这个室内“小忙人”,从

屋里解放出来,真正当了“小跑”。跑什么?多时不知道,更做不了主,谁也派你,谁派也得听,谁急就跟谁跑,每天跑来跑去,一跑就是三年多。

在公社工作,每逢蹲点下乡,突击交公粮、交棉花等中心任务,公社领导在会上常讲:每个干部带一个“小跑”,带谁自行挑选,工作大包干,干完再回来。那时我才20岁,能吃能睡,擅长写个小材料,勤快听话好使唤。由此,我这个“小跑”便成了“香饽饽”,有时被两个公社干部合用,跑了这边跑那边,经常加班处理领导交办的事情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,我经历了公社朱建英、逯凤林(代)、侯俊杰三任书记

和王造堂、杨进礼两位主任,他们带着我包村蹲点,催收催种,接待上访群众,解决村里派性班子等问题。他们喜欢带着我,我也挺喜欢跟他们一起工作,心情挺舒畅。我当时是农业户口,在公社挣工分拿生活补贴,能养家还有零花钱,我很满足。我这个小年轻,今天跟这个领导下乡,明天跟那个领导外出,这个表我去填,那个汇报我去写,时间长了,提高了本领,增长了才干,开阔了视野,我变得更加成熟。我乐此不疲,谁招呼我都去干,尽力把事干好,受到大家夸赞。

那时候,感觉当“小跑”,挺好的! 卢大娟/文

汗洒“一八四”掌子面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从唐山开滦二中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首钢迁安铁矿,成为一名钢铁一线的采矿工人。

我所在的水厂矿区位于迁安县马兰庄镇境内,刚投产不久,后来成为全国最大的露天铁矿。一眼望去,群山环抱,而且山体都是深红色,听师傅讲才知道,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铁矿石。

当时,我的工作岗在一望无际的水厂矿区北山采矿场。铁矿掌子面(铁矿职工露

天采矿快速向前掘进的工作面叫掌子面)呈梯田状,通常12米一层。最高掌子面海拔232米,工友们习惯称“二二二”。每个掌子面只有一两台挖掘机(也称电铲)作业。我是一名挖掘机学徒工,和张师傅一起操纵着1号电铲,日夜奋战在“一八四”(海拔184米)掌子面,开铲装车,挖山不止。

那时,全国冶金矿山生产建设搞得轰轰烈烈,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此起彼伏,职工们干劲冲天,你追我赶,互不示

弱。劈山开岭的挖掘机又傲然挺立在采矿生产的最前沿。

我们1号铲是先锋机台。在“夺矿保钢”(夺矿是指多出铁矿石,保钢是指保证钢铁年产量)的日子里,我和张师傅密切配合,挥汗大干,一班下来铲装矿石达千吨,多次创出当日生产的最高纪录,电铲单机效率也突破全矿月产最高水平。

露天采矿生产受天气影响很大。我们师徒俩为了创高产,破纪录,多出矿,出好矿,

真是“革命加拼命”。无论是暴雨倾盆,还是大雪封山,无论作业条件如何艰苦,多么险恶,1号铲采矿生产从未间断。随着一层层掌子面快速向前推进,座座铁山头被削平,当我看到通过自己辛勤的双手,将一铲又一铲、一车又一车铁矿石开采出来,源源不断运往北京首钢,我感到十分欣慰!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采矿尖兵而骄傲,也为自己汗水挥洒“一八四”掌子面而自豪。

王晓义/文

朝花夕拾

出村捡水果

我自小就喜欢吃水果,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村的地块种植的全是庄稼,而县城周围的不少村庄,因是沙质土壤,那里种着成片的果木,有杏子、桃子、苹果、梨等。每到深秋时节,苹果、梨喜获丰收,果园里散发出浓浓的香甜味,让人馋得直流口水。

记得在我10岁那年的秋收过后,我的邻居婶子从一个亲戚家回来,送给我家几个梨。她对我说:“你不是喜欢吃水果吗?现在我那个亲戚村的苹果、梨都已经收获完了,树上还有一些个头小及遗漏的果子,果农们都不要了,你可以到果园里去捡些果子。”我一听,真是高兴极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约上两个小伙伴,各自骑上自行车,带上布袋直奔果园。到了果园,看见有不少果子掉在地上,有的表皮破损,有的烂了一点儿,只要还能吃,我就把它们捡起来装进布袋里。然后,我们把树上那些个头小的苹果、梨也摘了下来。也许是树叶茂密的原因吧,还有个别好果子夹杂在树叶里,这就是捡来的最好的果子了。

一天下来,我们各自捡到了两布袋果子带回去。母亲把稍好一点的存放起来,把带有疤痕的削干净再吃,总算是过了把吃水果瘾。

李朝云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风采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良作

图说往事

王峻田,你能原谅我吗



王峻田是我的初中同学,在校期间我俩之间发生点小矛盾,便互不理睬,直到毕业。几年过去了,1958年5月,他给我写了一封表示

道歉的信,并附有近照一张,照片背面题写“赠给长绵弟,让我们的友谊随我们白头到老吧!峻田赠 58.5.23日”。谁知,我收到信后,仍不依不饶,连信也没回,这次恢复友情的机会,由于我的固执已见而失去。如今,经过几十年的反思,我已想通,只是不知道峻田的通讯地址无法联系,如果学友能够读到此文,请与我联系,我一定亲自前往当面道歉,请求原谅。图为当年王峻田赠给本文作者的照片。 韩长绵/文并供图

母亲教我做家务

1912年,母亲出生在一个世代耕种的农家,是个小脚女人。那个年代重男轻女,不让女孩子上学,所以母亲没有文化,只认识自己的名字。

村里的女孩子都是在家里纺织织布、做饭洗衣,做一些家务。农忙时,她们也要下地干活,麦子熟了要拔麦子、打场,玉米熟了收玉米。母亲在家是大姐,除了帮助姥姥做家务、干农活外,还要领着弟弟妹妹,从小就手脚勤快,干活利落又知道节俭。

和我父亲结婚成家后,母亲大显身手,把屋里、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父亲在市里经商,穿的衣服总是整齐干净,早饭和晚饭都按时吃。有了我以后,母亲细心看护,关爱有加。随着我年岁增大,父母教导我做人要忠诚、勤劳、节俭。母亲还教我洗小手绢、小衣服,又教我如何做饭。包饺子时,她让我擀皮,蒸馒头时让我揉馒头,

吃面条时让我擀面,蒸大米、小米饭时告诉我放多少水、蒸多长时间。我跟着母亲,学会了洗衣、做饭等家务活。

1956年,我和妻子在部队里举办了婚礼。那个年代,全国人民奋发图强,一切都要自己动手,母亲教给我的本事发挥了大作用,洗衣、做饭我样样都会。以后有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,我和妻子根据粮食定量和工资收入,勤俭节约,精打细算。后来孩子们都参加了工作,又相继结婚成家,我们感到很欣慰。

张进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